

何氏賣身

何氏賣身



北京打磨廠學古堂印行 (六一〇)

良賣丸



●新出何氏賣身

(一) 身賣氏何出新

(且上引)丈夫投軍七八年，書未捎來信未傳(白)奴何氏配夫李彥，我丈夫投軍去了八載，並無書信來家，不想起來還則罷了，思想起來我好愁悶人也(且唱)何氏女坐草堂，淚連連，思想起我丈夫，不回家園，家拋下老婆母，六十六歲，又拋下小姣兒，正在貪玩，我居家人三口織紡度日，母年邁兒年幼苦受熬煎，雖然說不挨餓，並無積攢，過一日如一年，苦受艱難，偏偏的，又赶上，前旱後澇，立秋時，三場水，苦不可言，遍地裏如大海，無邊無岸，五谷苗只泡的，成了泥灘，小米子漲價錢，九元三四，紅高糧也賣到八塊二三，頭等戶無吃的，賣了騾馬，二等戶無吃的，賣了田園，何氏我無地土，又無騾馬，又無當又無賣，又無田園，婆母老兒又小，苦熬歲月，又無吃，又無穿，實在為難，來到了十一月，米無一粒，天寒冷雪紛飛，又冷又寒，我居家連三天並未用飯，又無當又無賣，實在為難，只餓的，老婆母，抖衣而戰，只餓的小姣兒，哭起無完，叫奶奶叫娘親，總要吃飯，何氏我好己似，刀刺心肝，眼含淚我不敢哭，心中暗忍。

怕的是老母親，心也痛酸，天寒冷肚無食，越加悲痛，倘若有好與歹，叫奴怎擔，我有心到街坊，去借米面，又非是三五日，一頓半天，我有心到街前，前去討要，年又歉米糧貴，誰家不寒，千尋思萬思想，並無生路，一家人活餓死，命染黃泉，要餓死我何氏，命該如此，若餓死老婆，是奴不賢，又想起我夫主，並無音信，千般難萬般苦，叫奴怎擔，越思想添愁悶，無法可使，忽然間生一計，我緊咬牙關，現如今寶底縣，立下入市，貧人家無法使，賣女賣男，奴有心賣姣兒，李門無後，我何不賣自身，扶養老年，我有心與老娘，商議而去，他必然哭啼啼，不叫這般，何氏女在心中，主意拿定。到後院，見老娘，在說慌言(下)(老旦上引)人老毛腰把頭低，樹老焦梢葉而稀(老旦白)老身，李門于氏，所生一子，名喚李彥，投軍去了八載，並無書信到來，不想起來還則罷了，思想起來，好不愁悶人也(老旦唱)老身我坐草堂淚汪汪，思想起我的兒，好不安康，到如今七八年，無有音信，到叫我年邁人，掛在心上，拋下了我婆媳，難日度日，居家我三口人，苦度時光。老身我整三天，未從用飯，等兒妻他到來，在

作主張(旦上引)滿腹愁腸事。盡在不言中(旦白)老娘萬福(老旦白)咳。我兒少禮落坐(旦白)兒謝坐，兒我稟告母親，我想去到外邊，求借一升半碗，回來咱好充餓，解餓呀(老旦白)我兒早去早來(旦白)兒我去去就來，老娘將門關好，兒我去了(老旦白)走呀，咳，好個賢孝的媳婦啊(下)(旦唱)何氏女出門來，兩淚不乾，不住的長嘆氣。連連叫天。也不知誰倒運，將我買去，到夜晚尋自盡定染黃泉，今世裏欠恩情，來生我在報，奴死後可對天，見的祖先，何氏女眼含淚，往前行走，觀只見人牙子，名叫李三(旦白)那邊可是李義嗎(丑白)正是我呀。大嫂子向何往。(旦白)不瞞兄弟你說，我要自賣己身，好漿養我那小兒老母(丑白)嫂嫂在此等候，待我與你去找客人便了(丑唱)有李義聽此言，喜在心中，我只得找客人，走上一番(下)(旦唱)我見李義他去了，不由的，心中暗打算盤，將身我坐只在大街以上，等李義，他到來，在說根源(上好人丑唱人過場)(丑白)夏大哥，可否伸意，(客人白)到也伸意。不知身價多少(丑白)要照今年作價。也得東我三百(客人白)到也不多，就與他三百，明天將價交足，後天就要起程(丑白)

待我與你說去(丑白)大嫂請了(旦白)李兄弟回來了(丑白)回來了，大嫂要多少價(旦白)兄弟你看辦去(丑白)要按這樣年月三百吊足以不少(旦白)兄弟說好更好(丑白)盡就算妥。明天將錢對足。後天就要起身(旦白)先向他支上几串銅錢我拿在家中。好去做米做飯(丑白)嫂嫂先請回家去。我將柴米隨後送到(同下)(旦上白)想起賣身事，叫奴好悲傷，來到門前，待我叫門，老娘開門來(老旦白)待娘與你開門，哦，我兒回來了(旦白)兒我回來了(老旦白)我兒你向那裏求借去了(旦白)老娘不必細問，兒我急去做飯，咱吃了飯再說(老旦白)這就好了哇(上旦白)來到何嫂門上，待我叫門嫂嫂開門(旦開門白)兄弟來啦(丑白)柴米送到(旦白)請坐(旦白)告辭(旦送出叫安板)罷了。(唱)何氏女見米柴。淚連連。我心中好一似。滾油來煎。添上水點着火，急忙做飯，小寶成不等熟，問了幾番，何氏我飯做熟，放在床上，小寶成真樂的，跳跳躑躑，等不着放棹子，吃了兩碗，何氏我又是喜，又是心酸，喜的是小姣兒，歡喜用飯，悲的是到明天，各奔陽關，老婆母在床前，叫奴吃飯，小奴我要不吃，老娘不餐，(旦白)老娘請先用飯(老旦

白)媳妻你也用些吧(旦白)兒我不餓呀(老旦白)我兒你要不吃，爲娘我也不用(旦叫板)老娘請用媳婦我也用飯就是，呀(安板旦唱)無奈何我只得，端起飯碗，一碗飯只陪到，婆母吃完，收什完日西墜，房中黑暗，現如今無棉紡，倒在床前，小姣兒，與老娘，沉沉而睡，小奴我不能睡，總把身翻，從一更只哭到，一二更二點，忽然間又想起，奴的夫男，你只顧在外邊，不回家轉，拋下了爲妻我，獨守孤單，上拋下高堂母，不能盡孝。還拋下小姣兒，只會貪玩，何氏女越思想，越加悲痛。忽聽見，鼓打三更天，(打三更)三更三點，月到正中，被難的何氏女，我好傷情，雖然說賣了身，吃頓飽飯，到明天拋老小，要離家門，想到了傷心處，暗暗叫苦，好如同萬把刀，扎在我心，前思後想想，加上悲痛，又聽見樵樓上，鼓打四更(打四更)四更四點，月兒歸西，小奴我在房中，好悲啼，到明天隨客人，只得前去，到他家，我一定，命必西歸，今世我欠恩情，來生在報，到來世變牛馬答報你恩，小奴我哭的，如同酒醉，又聽見，鼓打五更提(打五更)五更五點，月兒發藍，從一更只哭到大亮了天，梳洗梳洗，前去做飯，好叫我兒與婆母，把飯來餐，扶什的老婆母。前去做飯(丑唱)有李義領客人。來到門前(丑白)嫂嫂開門來(旦白)外邊何人叫門(丑白)是我李義(旦白)待我與你開門(丑進門並錢交代清楚)

（老旦白）李義，這錢是那裏來的（丑白）老伯母是你不知，皆因你一家三天未從用飯，我那何氏嫂嫂一到大街，自賣自身，賣了東錢三百吊整，好扶養你們老小不死，我說我之老伯母呀，你可明白啦（老旦）怎麼說（栽倒介）

（旦白）老娘醒來（丑）伯母醒來（旦白）老娘醒來（老旦醒日對哭叫頭安板）

（聲旦唱）聽此言好一似，滾油煎，手拉着我兒婦，好心酸，出言來我便把媳婦叫，叫一聲賢德兒媳，娘的心肝，你口顧賣自身，扶老養小，娘豈忍兩分離，各奔北南，自從你過了門，十數於載，晝織布夜紡棉，掙咱吃穿省，白天織夜間紡，一忙半夜，忍着飢挨着餓，並無怨言，飯不夠兒不吃，孫要找娘，叫我怎擔，小孫孫他若是，有個好歹，叫為娘活在世，萬萬也難，老身我行說，一行悲痛，又聽見我的兒，只叫老娘（旦白）老娘不用哭啦歇息歇息吧（旦白）老娘，寶成（出板）罷了，兒的娘啊（旦唱）何氏女，未開言，又把老娘叫，叫一聲，兒之娘，細聽我言，老娘你，難捨兒，兒更難捨，豈捨的，老與小，一去不還，老娘想，咱一家，三天無飯，婆母痛，小兒哭，奴甚心酸，賣了身，三日後，用了一飯，咱居家，纔算是，性命保全，到不如，娘把兒，拋之肚外，只當兒，我一死，命染黃泉，這就是，身價錢，現在炕上，扶養你，娘兒兩，好過歉年，老天爺睜開眼，這

你克回傳，發了財，在另娶，美貌婢娟，他不來，咱李門，也算有後，兒與母，到地府，可對祖先，何氏女，說到此。淚如雨下。又只見，婆母娘，為街坊，合鄰居，同來觀看，個個人，全哭的，難把話言（客人唱）他一家，哭的我，心如刀攪，眼含淚，嘆連聲，叫聲大賢，你居家，莫要哭，聽我言講，你聽我，把此話，對你們言，我非是，人販子，買了去賣，皆因我不安，我家下，缺少兒男，見你們，只哭的，難割難捨，到叫我，夏某人，也家，莫要哭，暫且止淚，你聽我，把此話，細說根源（客人白）你們不必如此啼哭，我是人錢都不要，送給你們過此歉年，把話說明，在下我要告辭

（下）（旦白）大爺慢走。請問大爺。貴姓高名。仙鄉何處。請道其詳（客人白）鄙人姓夏。名友仁。草字益三，家住，浙江。紹興府。把話說明，在下還要告辭諸位鄉親們請（下衆鄉人）請請，我看等這客人，如此仗義疏財，心懷仁慈，上天必然護佑，萬不能絕嗣無後，日後定然降生佳兒，凡我在世上之人，皆當仿效而行，心懷惻隱，濟困扶危，不可以財如何啊，哈哈（衆下）

（旦白）見此大爺好心田（老旦白）早晚供奉在堂前（旦白）單等丈夫回家轉（老旦白）去找夏爺到江南（同下）下後李彥得官回家，夏君娶親拜堂，雙生貴子，後來兩家接親，（完）

風陵文庫
文庫 19
F400
M24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